

校正  
改刻  
世說新語補

七八

|      |   |   |   |
|------|---|---|---|
| 漢書門類 |   |   |   |
| 三    | 二 | 一 | 〇 |
| 九    | 四 | 函 | 號 |
| 一    | 三 | 架 | 冊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三    | 二 | 一 | 〇 |
| 八    | 四 | 函 | 號 |
| 五    | 一 | 架 | 冊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3210 |  |
| 冊數   | 10 ( 1 ) |      |  |
| 函號   | 308      | 167  |  |

世說新語補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書籍

館印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七

世說新語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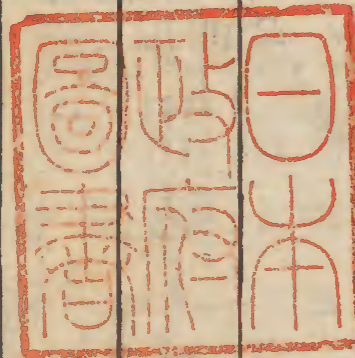
批釋

李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世說新語補卷之七



方正下

○盧志於衆坐

世語曰志字子通范陽人尚書

長史衛尉卿尚書郎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

吳書字伯言吳郡人世為冠族初答曰如卿於盧毓

領海昌令號神君累遷丞相答曰如卿於盧毓

司空廷咸熙中為泰山太守字子笏位至尚書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

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

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

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獵見一麀舉弓而射即中之麀倒而復起

李云言語

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

下。有唱客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

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襪新衣。迎之

曰。近得尊府君書。為君索小女。婿。故相延耳。即

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獻

歛。無辭。崔即勅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充

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為三日。畢。還見崔。崔

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

留。自養。勅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

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使

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

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

此點杜純甫卷之七



王云士龍亦別有勝兒處

顯嘉會表神奇。令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祗。何以贈余親。金益可願兒。恩愛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益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徑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益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欲有一老婢。問充得益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駕著棺中。今視卿益甚似。得益本未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請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外甥三月未聞產。父曰。春煥温也。願休強也。即字温休。温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爲漢尚書。植子毓爲魏司空。冠蓋相承也。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劉云似押尔非方正

王太尉夷甫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法。卿自用卿法。

○向雄爲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爲黃門郎。劉爲侍中。初不交言。武帝聞之。勅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漢晉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內人。世語曰。雄有節。

世說新語卷之七

三



毛云詩引為其  
晉書遂兩用之

劉云憾而已非  
方正之選也

槩仕至黃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盛不與故  
君相問議曰昔在晉初河內溫縣領校向雄送  
御犧牛不先呈郡輒隨比送洛值天大熱郡送  
牛多暍死臺法甚重太守吳奮召雄與飲雄不  
受杖曰郡牛者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奮大怒  
下雄獄將大治之會司隸辟雄都官從事數年  
為黃門侍郎奮為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武帝  
聞之給雄酒醴使詣奮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  
淮也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國榆狄人少以  
清正稱累遷河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

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  
進人若將加諸邾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  
內不為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武帝  
從之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  
邪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

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  
邾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  
主來攻伐故曰戎首也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

亮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虞預

曰刁協字玄亮勃海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  
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稟於協累遷尚書令  
中宗信重之為王敦所忌明日報仲智鄧粲晉  
舉兵討之奔至江南敗死

嵩字仲智顛弟也性狡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  
顛被害王敦使人弔焉嵩曰亡兄天下有義人  
為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猶取  
為從事中郎因事誅嵩晉陽秋曰嵩事佛臨刑  
猶誦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說

劉云斯人於論  
好如此尚足論  
名品邪  
王云此稍近方  
正然得無過邪  
應登云仲智如  
惡弟之泣別書  
兄之容俊其言  
似正亦不近人  
情



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不為辟易於戶

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

名那與佞人不協有情逕便出世說曰元帝以鄭后之寵欲舍

明帝而立簡文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宜為儲嗣周王諸公並

苦爭懇切惟刀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上旨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晉紀曰帝

幾元帝長子明敏有機斷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

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温太真所說温

嘗為東宮率後為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温來敦

侍一本待字

便奮其威容問温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温曰小

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竝厲欲以威力使從已

乃重問温太子何以稱佳温曰鈞深致遠蓋非

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為孝劉謙之曰月紀

帝言於眾曰太子子道有虧温司馬昔在東宮悉其事嶠既正言敦忿而愧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

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

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六

左右文武勸顛避難顛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傾

王云可稱方正



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曰。恨力不足。豈有餘邪。

○○

舊一作也

王云丞相末年大不滿意在保存諸叛賊蓋渠於節義二字不太分曉

蘇峻時。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有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感其恩義。咸共宗焉。討王敦有功。封公。遷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自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孔羣在橫塘。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

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人祖竺。吳豫章太守。父奕。全椒令。羣有智局。仕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為阜陵令。逃亡無行。庾亮徵蘇峻。術勸峻誅亮。遂與峻同反。後以死城降。因眾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

劉云情誓甚真宜在朝廷之上毛云正氣語乃作尔許巧妙

○○

刘云丞相雅量此年少不讓小伎自多宜飛李云言語王云語編藉似王公

匡人。家語曰。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為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琴。終。匡人解甲罷。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為鳩。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故具之。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棋。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徐廣晉紀曰。江彪字名。兼善奕。為中興之冠。累。傍有客曰。此年少戲。遷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



廼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惟圍棋見勝。范

棋品曰：彭與王恬等。棋第一品，導第五品。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

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

遂為衿契。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驃

蚤卒。時為悼惜之。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

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杜預左傳注曰：培

也。薰，香草。蕕，臭草。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夫婦

劉云：言伯仁以棟梁自居而絕久也。又云：勸柱語柱自佳，語又佳。李云：今之恃勢者可羞也。劉云：亂倫似謂不類耳。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

別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

惟啼泣，便舍去。鄧粲晉紀曰：周謨字叔治。周侯

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

愛。阿奴，謨小字。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

去。王亦不留。蔡司徒別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

祿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薨，贈司空。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晉陽秋曰：峻率眾二

李云：兄弟。劉云：少年陵忽大人，以此為方正奇矯，取名。王云：仲智傲狠，伯仁友愛，正都無關方正。李云：無味。



山王師

惟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

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邪？鍾曰：國

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

董狐將執簡而進矣。雅別傳曰：雅字彥胄，潁川

常曾孫也。少有才志，累遷至侍中。

補

王丞相名位隆重，百僚欲為降禮。馮太常以問

顏光祿。晉書曰：顏含字弘都，瑯琊華，人。祖欽，給

事。中父默，汝陰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聞。仕至光祿勳。晉中興書曰：顏含，嫂病困，須臾

地，膽不能得含憂，歎累日，忽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乃蚺膽也。童化為青鳥飛去。顏曰：王公雖重，禮無偏敬。降

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

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

於我，我其有邪德乎？

○孔君平疾篤。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善春秋，有文辨。歷太子舍人。

累遷廷尉卿。庾司空為會稽省之。晉陽秋曰：庾冰字

也。少有檢操，亮常器之。曰：吾家晏平仲，累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相問訊甚至

為之流涕。庾既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

問安國寧家之術，迺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

劉云此却非周  
又云惜不見話  
言以下

北史卷之七



批點世說新語卷之四

之請其話言王隱晉書曰坦方直而有雅望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鸞彈彈劉枕丸迸

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關

戰求勝中興書曰温曾為徐州刺史沛國屬徐州故呼温使君關戰者以温為將也

桓甚有恨容

○補 桓公議移洛陽鐘簾王懷祖曰永嘉不競暫都

江左方當漸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

遷園陵不應先事鐘簾桓不能奪

○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阮思曠也至門語謝故當共

王云意未肯降

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李云言語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

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禮記曰婦人餘

無所諱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綽集載誄文曰咨予與公

王云孫多穢行故又受此辱

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

應登云思其自托誼交

承戰話言既成示庾道恩更見慨然送還之曰

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徐廣晉紀曰庾羲字叔和亮第三子拔尚率到

位建威將軍吳國內史道恩義小字

七占世說新語卷之四



○補 會稽王道子專政委任羣小陸祖言晉書曰陸

吳郡吳人父玩官侍中司空訥少有清操貞厲絕俗太原王述雅重之引為建威長史遷吏部郎出為吳興太守望闕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

朝士稱其忠亮

○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

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

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 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為烏程令胡

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祕書監何法盛以

劉云謂從此作因緣王云此語殊有益

○補 戴安道少有高名晉安帝紀曰戴逵字安道譙

甚為劉真長所知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宴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遂著武陵王司馬晞為太宰封武陵王聞其善鼓琴

使人召之安道就使者前打破琴直語云戴安道不能為王侯伶人

○ 阮光祿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

人相與追之阮亦知時流必當逐已乃遄疾而

劉云更無倫理







譜曰坦之子愷娶桓温第二女字伯子中興書曰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陽尹贈太常

太極殿始成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令王彪之等啓改作新宮太元三年

年二月內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尚書謝萬監

視賜爵關內侯大匠毛安之關中侯王子敬時為謝公長史謝送

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著門外

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

亦自為也王曰魏祚所以不長謝以為名言宋

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

題棟以為萬代寶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起

凌雲閣忘題榜乃使韋仲將縣梯上題之欲以

劉云謂薄待大臣固可然殿牌比之殿每擲去似為不可

王云註更委悉

劉云善對

○○

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知其心迺不復逼之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

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中興書曰爽字季

孝質直烈宗崩王國寶夜開門入為遺詔爽為

黃門郎拒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有先入

者斬國寶懼乃止仕至侍中恭事敗贈太常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為小子王

曰亾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亾姑亾

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中興書曰王濛女諱

為孝武皇后

王云捷急語耳非方正王云非方正豈

劉云事敗下似落誅字



補

桓玄篡立。徐野民獨哀感涕泗交流。晉書曰。徐野民。東莞姑臧人。世好學。至廣。尤為精純。謝玄為兗州辟。從事。桓玄輔政。以為大將軍。祭酒。謝

云云徐廣答謝  
璠劉裕受禪之  
時也此言桓玄  
篡立誤

宣明止之。收淚言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

遺老。憂喜之事。固自不同。乃更歔歔。宋書曰。謝

陳郡陽夏人。祖朗。東陽太守。父重。司馬道子。長史。晦為孟昶中兵參軍。後為宋高祖中領軍。少帝即位。加中書令。與徐羨之。傅亮共輔政。以事伏誅。

補

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桓敬祖要王參軍同

行。王弘之別見王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

風馬不接。無緣扈從。晉中興書曰。桓謙字敬祖。中軍

○補

宋世吏部都令史咨執選事。陸東海慧曉也在選

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人語陸云。都令史諳

悉舊貫。可共參懷。陸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

令史為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

退。

○補

卞士蔚弱冠時。為上虞令。南史曰。卞彬。字士蔚。濟陰宛句人。祖嗣之。中

領軍。父延之。上虞令。彬險拔。有甚有剛氣。會稽

太守孟顛以令長裁之。士蔚積不能容。脫幘投



謂語林南史作

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謂此憤耳。今已投之。卿以一世勲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竟去。見顏別

○補任彥升 劉璠梁典曰。任昉字彥升。樂安人。四歲之美。冠絕當時。好交結。獎拔士友。得其延譽。率多升擢。衣冠貴遊。爭與交親。坐上賓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官至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在齊。紆意於梅蟲兒。

南史曰。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為制局監。甚見愛幸。東昏敗。伏法。用為中書郎。

彥升造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彥升。大慚。南史曰。王亮字奉叔。王瑩從父弟也。父昌。宋太宰中郎。亮以名家。宋

未選尚公主。齊竟陵王開西邸。延才俊。以為士林。使工圖其像。亮亦與焉。任中書監。加散騎常

昌作彼

○補褚彥宣 南史曰。褚炤字彥宣。淵從父弟也。父法顯。鄱陽太守。炤少有高節。除國子博士。

以一目。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姓。蕭子顯齊書。不拜。曰。褚淵字彥

回。河南陽翟人。祖秀之。宋太常父湛之。驃騎將軍。尚主。彥回少有世譽。復尚文帝女。湛之卒。彥回推財與弟。惟取書數千卷。仕宋為彥回子貴。

司空。後為齊朝佐命官。至侍中司徒。彥回子貴。南史曰。淵長子貴。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貴深執不同。終身愧恨。有棲退之志。位侍中。往問訊彥宣。彥宣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貴曰。

奉璽紱在齊。大司馬門。彥宣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好戲詔。



以輜車給之。彥宣大怒曰：着此辱門戶，那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免。

司馬光通鑑曰：宋主下詔禪位。

於齊而不肯臨軒。王敬則勒兵入迎。宋主出就東邸。光祿大夫王琨在晉世已為郎中。至是攀車慟哭曰：人以壽為權。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兩泣。司空褚淵等奉璽綬詣齊宮勸進。齊王即皇帝位。以褚淵為司徒。賀者滿座。炤歎曰：彥宣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宣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願之壽。

○補

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嘗請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

南史曰：紀僧真，建康人也。少事蕭惠開。惠開密

謂曰：我子弟並無異才。政是蕭道成耳。僧真乃請事齊高帝。備見親信。嘗令學士手迹報答書疏，皆付之。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武帝嘗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堂，貴人所不及也。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

由江敷。別謝藩。南史曰：藩字義潔，陳郡人。我不

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敷，登榻坐定。敷

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

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補

徐勉為吏部尚書。

梁書曰：徐勉字脩仁，東海郟

軍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六歲時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為文，見稱者宿。及長，篤志



好學起家國子生王儉為祭酒稱嘗與門人夜

集客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

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勉嘗為書戒

李去所言者何

世清廉常居貧素至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  
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  
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  
範故臻此耳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  
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  
語吾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  
顯貴以來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  
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舻運致亦令貨殖聚歛  
若此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  
紛紜中年聊於東田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  
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  
終可為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

筆勢一作事意  
李去牽強說話  
有假道學也  
又云不情甚矣

卜仕等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  
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  
既失西相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  
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  
高門甲第連闥洞房死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  
能不為培塿之山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  
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  
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既  
率稅不至又不可中塗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  
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  
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庵已成立  
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勝陌交通渠畝相屬華樓  
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峰叢薄不無糾紛之興  
瀆中並饒菰蒲湖裏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  
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云  
心蓋是筆勢所至耳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為  
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  
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



李又說上治  
生去何也

世說新卷之七

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  
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入日  
財况汝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熟田地  
甚為易鹵彌復可安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  
官既以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恥笑若  
有所收獲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  
吾所知又復應沾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有此  
及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  
言先物後已然後復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  
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  
忽略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  
大哉今之所救略言此意正謂為家已來不事  
資產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  
稍殫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  
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間隙  
負杖躡屨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  
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  
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吾不復言及

○補

劉云世長是神  
宗時人言高  
宗者誤也

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吾豈  
知如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並無俟令吾  
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蘇世長從獵於高陵

唐書曰蘇世長雍州武功  
人祖彤後魏散騎常侍父

振周宕州刺史世長十餘歲上書言事周武帝  
問讀何書對曰孝經論語王世充僭號署行臺  
僕射世充平國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祖顧謂

羣臣曰今日畋樂乎蘇對曰陛下畋獵薄廢萬

機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

態發邪對曰臣為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忠

補

真宗將立明肅后

宋史曰劉后華陽人指揮通  
第女也母龐夢月入懷而

世說新卷之七

十七



李六舞

貞宗即位入為美人進德妃章穆皇后崩欲

立為后大臣多以為不可卒立之后性警悟曉  
書史聞朝事能記其本令丁謂謂東都事略曰丁  
謂謂天下封奏皆得預聞人嘗以文謁王禹偁王比之韓柳名遂振真宗  
朝拜相以擅移皇堂貶崖州司戶東軒筆錄曰  
丁謂有才智然多希合天下以為姦邪及稍進  
用即落真宗以神仙之事作玉清昭應宮耗費  
國帑不諭旨於楊大年令作冊文丁云此段不  
可勝紀

憂不富貴楊答曰如此富貴亦不願得東都事略曰楊

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七歲善屬文十一以童子召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嘆異以為秘書省正字歷官翰林學士諡曰文

○補王介甫雅愛馮道五代史曰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初事宦者張承業得

薦於晉王唐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明宗時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晉滅唐道又事晉加司徒侍  
中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漢高祖立乃歸漢周  
滅漢又事周太祖世宗時卒道少能矯行以取  
稱於世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  
庵不設牀席卧一束芻而已諸將有拉得美女  
者以遺道寘之別室訪其主還之父喪居景城  
歲饑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於野有力  
能耕者夜往潛為之耕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  
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當世士皆仰為  
元老而喜之稱譽唐叅政曰道為宰相使朝易四姓身  
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王曰伊尹五就湯五就

桀者正在安人而已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介

甫為之變色東都事略曰唐介字子方荆南人為御史裏行論文彥博交結宮禁

此帖世兌甫家之二

此帖世兌甫家之二



取英州別駕彥博亦罷相。後文復相。上言召臣未召介。臣不敢行。仁宗即起介通判潭州。尋至

雅量上

補

孔文舉在青州

范曄後漢書曰融在北海六年劉備表為青州刺史

為袁

譚紹所攻流矢雨集矛戟內接孔隱几安坐

讀書論義自若

豈有此理

補

諸葛武侯

蜀志曰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父珪字君貢泰山郡丞亮早孤躬耕

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謂為信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

曰此人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累遷丞相益州牧率眾與司馬宣王晉紀曰司馬懿字北征卒于渭南與司馬宣王仲達河內溫人相見懿字思多權數魏武聞其有狼顧相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與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聖賢羣輔錄曰河內司馬懿仲達潁川陳羣長文譙朱銖彥才濟陰吳質季重為魏文帝四友治軍渭濱克日交戰宣王戎服蒞事使人視武侯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宣王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

○補

許司徒喪子

蜀志曰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避亂交阯依太守士燮劉璋遣使

此占世說新語卷之七

十一



招靖靖入蜀璋以為廣漢太守先主為漢中王拜太傅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蜀志曰董允字休昭南郡枝江人父和掌軍中郎將允秉心公亮丞相亮欲任以宮省之事遷侍中處事為防制甚得匡救之理延熙中守尚書令華陽國志曰蜀人以諸葛亮將琬費禕及允為四相與費文偉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鄆人遊學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代蔣琬為尚書令欲共會其葬所休昭白其父掌軍請車蜀志曰董和字人劉璋時為益州太守先主定蜀為掌軍中郎將與武侯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交歡和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違小嫌難相違覆曠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躋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

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掌軍遣開後鹿車給之休昭有難載之色文偉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休昭猶神色未泰文偉晏然自若持車人還掌軍問之知其如此謂休昭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自是吾意了矣優劣不在此

豫章太守顧劭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舉

善以教民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風化大行



圍棋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子  
 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  
 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  
 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  
 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  
 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  
 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  
 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  
 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夏哭其子  
 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  
 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  
 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  
 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  
 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  
 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

吾過於矣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補

魏軍次于興勢蜀假費文偉節督師往禦禕別

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  
 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  
 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  
 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為尚書令  
 欲數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歎曰光祿  
 人才力相懸若此吾聽事終日猶不暇爾

大夫來敏至文偉許別就求圍棋于時羽檄交  
 馳嚴駕已訖文偉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  
 觀試卿耳信自可人必能辦賊者蜀志曰來敏

新野人父豔漢司空敏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  
 尤精倉雅訓詁先主署典學校尉與光皆以



○補

樞機不慎。數見貶削。然敏東官舊恩。特加優待。後為執愼將軍。欲令以官自警。

嵇中散嘗於夜中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

來時。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

衣草帶。嵇熟視既久。乃吹火滅。曰。耻與魑魅爭

光。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

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

陵散於今絕矣。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遂安妻徐氏。安欲

告遜遺妻。以咨於康。康喻而抑之。遂內不自安。陰告安。搗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訴自理。辭引康。

文士傳曰。呂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

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

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

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

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

眾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

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

兄曰。何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為太

平。引曲成。歎曰。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

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此速康之死也。

裴遐。晉諸公贊曰。裴遐字叔道。河東人。父繹。長

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劉淮為鎮東將軍。



劉云孫玄問譚峻聽聞書正令平聲又云聞當似是俗語今人說熟當亦疑聞如請當上聲王云聞當之解似謂默受

○補

鎮壽陽。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元皇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道卒。遐與人圍棋。馥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聞當故耳。一作聞故。當耳。一作真是聞將故耳。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皂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愧而退。阮侃別見阮千里善彈琴。名士傳曰。阮瞻字千里。夷任少嗜欲。不脩名行。自得於懷。讀書

○補

王云夏侯故雖最然得無傳之小過

不甚研求。而識其入。聞其能多往聽之。千里不要仕。至太子舍人。入聞其能多往聽之。千里不問貴賤。長幼。至輒與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安仁常令鼓琴。終日達夜。曾無忤色。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見顧愷之畫贊。語林曰。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栢下。時暴雨。霹靂正中。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觀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臧榮緒又以為諸葛誕也。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

此占士說補卷之二

三三



標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王夷甫蓋自謂風神英俊，不至與人校。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已欲以分

謗。王不為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晉諸公贊曰：魏字景聲，河

東聞喜人，少有通才。從兄顧器賞之，每與清言。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如輒，每謝之。然未能出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少為文士，而經事為將，雖非其才，而以罕重稱也。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為所搆，惟庾子

劉慶孫

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

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晉陽秋曰：劉

山人有豪俠才，算喜交結。為范陽王虓所暱。虓薨，太傅召之，大相委仗，用為長史。入王故事曰：東海王虓，字元超，高密王泰長子。少尚布衣之操，為中外所歸。累遷司空、太傅。於

眾坐中，問庾。庾時頽然已醉，憤墮几上，以頭就

案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两娖千萬。」隨公所

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

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補謝幼輿。晉陽秋曰：謝鯤字幼輿，陳郡人。父衡，晉

比茹世說補卷之七



水黑十言不...

為業避亂江東初至東海王越太傅府坐家僮

取官稿除名于時在事諸人並以謝初登宰府

便遭黜辱深為之恨謝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

屑意時人服其遠暢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

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

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丹陽記

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何所稍嚴中興書曰

江左初立瑯琊諸王所居自消內外緝穆○丞相非高也正著數也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

周旋無為知人几案間事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竝恒自經營同是一

累而未判其得失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

史鎮壽陽與蘇峻反峻敗約投石勒約本幽州

冠族賓客填門勒登高望見車騎大驚又使占

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惡之遂誅約晉

陽秋曰阮孚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

智調而無儻異累遷侍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

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麓著背後傾身障之意

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

劉云勝負本不  
待此寫得祖士  
少漸相殺人



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許侍中晉百官名曰許。字思文。義興陽羨人。許氏譜曰。璩祖艷。字子良。永興長。父裴。

字季顯。烏程令。璩仕至吏部侍郎。璩。顧司空。顧和。字君孝。少知名。族。人顧榮曰。此吾家。

書令。五子。治。瑰。淳。履之。仕至尚。俱作丞相從事。爾時。

已被遇遊宴。集聚略無不同。嘗夜至丞相許戲。

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人已帳。眠顧至曉。回轉。

不得快孰。許上牀。便哈臺大鼾。丞相顧諸客曰。

此中亦難得眠處。

戴公也。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

吝

劉云其善我輩所未及

與論琴書。戴既無容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

知其量。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

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

溫太真嘗隱幔。怛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

君侯何以為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庾

譜曰。會字會宗。太尉亮長子。年十九。咸和六年。遇害。或云見阿恭。知元規。

非假。阿恭。會。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按庾亮啓。參佐。哀時直。



為參軍。不掌記室也。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

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塘亭住。錢塘縣記曰縣近海

為潮漂沒。縣諸豪姓。斂錢雇人輦土為塘。因以為名也。爾時吳人沈充為

縣令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

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

昨有一儉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

酒色因遙問儉父欲食麩不姓何等可共語褚

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

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脩刺詣公更宰

云非王敦也  
吳人作吳興

劉云晉人風致著此故為第一

在古人中真不可無  
王云晉人以彼為信

輿恐與誤音書作相

殺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慚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郝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

相語郝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郝曰

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竟婿咸自矜持惟有

一郎在東牀上坦腹卧如不聞郝公云正此好

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王氏譜曰逸少義之妻太

傳郝鑒女名  
字子房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



者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

問貴賤曼別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

留阮放等號兗州八達累羊固拜臨海竟日皆

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

曼之真率明帝東宮僚屬名曰羊固字道安泰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

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

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孫子兵法曰火攻有

劉云仲智傲狠故無別淚

積三日火輜四日火庫五日火隊凡軍必知五火之變故以火佐攻者明也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七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八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雅量下

○○

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且當朝，未入頃，停車州

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語林曰：周侯飲酒已醉，著白袷，憑兩

人來詣丞相。和覓蝨，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

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

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

僕才，中興書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

奔。晉陽秋曰：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戰於建陽門外，王師敗績，亮於陳攜二弟奔温嶠。

劉云謂此箭若著賊則亦當應

弦而倒矣，謬喜其射也。王以悅安之。

又云當時直復難處，苟以悅安之，矯情見謂雅量，孰知其有。

量孰知其有。

亂兵相剝掠，射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

失色，分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著賊眾

廼安。」

宣武與簡文、太宰武陵王晞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

鳴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

簡文，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

賢。」續晉陽秋曰：帝性温深，雅有局鎮，常與相温。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温密勅令無因

鳴角鼓，譟部伍，並驚馳。温陽駭異，晞大震，帝舉止自若，音顏無變。温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

謂温服憚也。



○○補

李云此非雅量  
退胡之計也現  
本善嘯

批黑世說補卷之八

劉越石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

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

吹奏胡笳賊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

賊并解圍奔去或云是劉王喬曹嘉之晉紀曰  
劉疇字王喬彭

城人父訥司隸校尉疇善談名  
理有重名永嘉中為閩鼎所害

補

郝嘉賓嘗三伏之月詣謝公時炎暑熏赫諸人

雖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謝着故絹衣食熟

白粥宴然無異曆忌釋曰伏者金氣伏  
藏之日也○稟性不同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

之晉安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諸葛亮  
所建也入赴山陵百官拜于道側在位  
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  
王甚遽

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祚

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

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

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按宋明帝文  
章志曰安能

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  
敦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桓溫止新亭大  
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厝倒  
執手版汗流沾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  
徧歷溫左右衛士皆明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  
四鄰明公何有辟問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

此占世說補卷之八

劉云桓自可人

比占世說補卷之八



能<sub>レ</sub>不<sub>レ</sub>爾。於是<sub>レ</sub>矜<sub>レ</sub>莊<sub>レ</sub>之心頓盡。命<sub>レ</sub>王謝舊齊名。於部<sub>レ</sub>左<sub>レ</sub>右<sub>レ</sub>。但<sub>レ</sub>燕<sub>レ</sub>行<sub>レ</sub>觴<sub>レ</sub>笑<sub>レ</sub>語<sub>レ</sub>移<sub>レ</sub>日。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判優劣。

○○

桓宣武與郗超議<sub>レ</sub>及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

劉云古人常留此等與後人咲今人則不然

宿<sub>レ</sub>續<sub>レ</sub>晉陽秋曰。超謂<sub>レ</sub>温<sub>レ</sub>雄<sub>レ</sub>武<sub>レ</sub>常<sub>レ</sub>樂<sub>レ</sub>推<sub>レ</sub>之<sub>レ</sub>邁<sub>レ</sub>遂<sub>レ</sub>深<sub>レ</sub>自<sub>レ</sub>委<sub>レ</sub>結<sub>レ</sub>温<sub>レ</sub>亦<sub>レ</sub>深<sub>レ</sub>相<sub>レ</sub>器<sub>レ</sub>重<sub>レ</sub>故<sub>レ</sub>潛<sub>レ</sub>謀<sub>レ</sub>密<sub>レ</sub>計<sub>レ</sub>莫<sub>レ</sub>不<sub>レ</sub>預<sub>レ</sub>焉。

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

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

郗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

謂入幕賓也。帳一作帷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沉海戲<sub>レ</sub>興

應登云並字作

書曰。安元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sub>レ</sub>詢<sub>レ</sub>共<sub>レ</sub>遊<sub>レ</sub>處<sub>レ</sub>出<sub>レ</sub>則<sub>レ</sub>漁<sub>レ</sub>弋<sub>レ</sub>山水<sub>レ</sub>入<sub>レ</sub>則<sub>レ</sub>談<sub>レ</sub>說<sub>レ</sub>屬<sub>レ</sub>文<sub>レ</sub>未<sub>レ</sub>嘗<sub>レ</sub>有<sub>レ</sub>處<sub>レ</sub>世<sub>レ</sub>也。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

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

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誼動不坐。公徐云。

如此將無歸。眾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

○○補

孟嘉為桓宣武征西參軍。九日宴龍山寮。佐畢

集。俄風至。吹嘉帽落。嘉不之覺。宣武使左右勿

言。以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宣武令取還之。命



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異

○○○

支道林還東高逸沙門傳曰遁為哀帝所迎游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還

就巖時賢竝送於征虜亭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

因以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中興書曰蔡系字為名

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謨第二子有文理

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

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

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

劉云送一儻何至爭近至此子叔小人語更深狠

劉云是道人語

○○○

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

郝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餉米千斛修書累紙

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為煩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謝氏譜曰奉祖端散騎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

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它端雖

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劉云我輩人也



世以此定

○○○

謝公與入圍棋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

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

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續晉陽秋曰初苻堅南寇京師大震謝玄

無懼色方命駕出野與兄子玄圍碁夜還乃處

分少日皆辨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如此謝車

騎傳曰氏賊苻堅傾國大出衆號百萬朝廷遣

諸軍距之凡八萬堅進屯壽陽玄爲前鋒都督

與從弟琰等選精銳決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

得偽輦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芻萬端馬牛驢

騾駝十萬頭匹

○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

避不遑取屐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興

書曰徽之義之第五子字犛不羈

○ 補 王子敬夜齋中臥有羣偷入其室盜物都盡王

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 王僧彌珉小字也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小奴王蒼

別傳曰蒼字敬文丞相最小子有僧彌舉酒勸

清譽夷泰無競仕至鎮軍將軍

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謝玄曾爲徐

州故云使君僧彌

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

○ 補 王子敬夜齋中臥有羣偷入其室盜物都盡王

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 王僧彌珉小字也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小奴王蒼

別傳曰蒼字敬文丞相最小子有僧彌舉酒勸

清譽夷泰無競仕至鎮軍將軍

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謝玄曾爲徐

州故云使君僧彌

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

○ 補 王子敬夜齋中臥有羣偷入其室盜物都盡王

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 王僧彌珉小字也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小奴王蒼

別傳曰蒼字敬文丞相最小子有僧彌舉酒勸

清譽夷泰無競仕至鎮軍將軍

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謝玄曾爲徐

州故云使君僧彌

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

劉云語都無取獨釣碣可用

七占上說補卷之八



謝徐撫掌而笑曰

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

其人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

坐上賓客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

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

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

重咸云是公輔器也續晉陽秋曰珣初辟太司

掾必為黑頭公未易才也

王云此不可解按衛軍或是

○

劉云何等試法

○○

太元末長星見徐廣晉紀曰泰元二十年九月

至哭星按太元末唯有此妖不聞長星也且漢

文八年有長星出東方文頴注曰長星有光芒

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三丈無常也此星見多

為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文帝乃崩益知長星非

關天子世說虛也孝武晉書曰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帝

心甚惡之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杯屬星云長星

勸爾一杯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束皙慢戲之流文士傳

王云心甚惡之此四字可除

劉云時字作曾

七占十說有之







抄寫七言不名之人

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遣其故人龐通之齋酒先於半途要之便引酌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聞歡宴窮日續晉陽秋曰王弘造淵明無履弘從人脫履以給之弘語左右為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淵明即眾坐伸脚及履至者而不疑吳正傳詩話曰本傳潛故人龐通之此有答龐參軍四言及後五言皆叙鄰曲契好明是此人又有怨詩示龐主簿者豈即龐參軍耶半道栗里亦可證移家之事

○補

徐羨之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碁觀

戲常若未解宋書曰徐羨之字宗文東海剡人祖寧吏部尚書郎父祚之上盧令羨之歷官司空錄尚書事羨之起自布衣又無學術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謂有宰臣之望與謝晦傅亮同誅嘗與謝晦傅亮

謝晦傅亮同誅嘗與謝晦傅亮宋書曰傅亮字季友北地人博涉經史尤善文宴聚晦亮才學辯博羨之風度

辭官散騎常侍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

以學問為長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高祖渾魏將作大匠曾祖襲大司農父遵尚書郎襲初為江乘令因居縣境鮮之下帷讀書絕交遊之務初為桓偉輔國主簿歷官尚書右僕射

○補

宋明帝宋書曰帝諱彧文帝第十一子賜王景文死敕至之夜

景文在江州方與客碁看敕訖置在局下神色恬然爭劫竟歛子納奩畢徐言奉勅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因舉賜鵠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

北帖世說補卷之八



打黑十言不免之人

遂仰飲而絕宋書曰景文常以盛滿為憂屢辭

問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

而權抗人主今袁粲為令僕領選而人往往不

知有祭以此居貴要當有致憂競否夫有心於

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

至是慮晏駕後皇后臨朝景文或

有異圖遣使齋手敕并藥賜死

沈昭略南史曰昭略字茂隆吳興武康人祖慶

叔侍中昭略性狂雋使酒使氣齊高帝賞之以

為中書郎進侍中永元中被召入華林省飲藥

與徐孝嗣諸人同賜死華林省

海州人祖湛之宋司空父聿之著作郎孝嗣幼

而挺立風儀端簡官五兵尚書明帝崩受遺託

永元初帝失德稍彰不敢諫諍內懷憂恐有勸

行廢立者孝嗣遲疑久之謂無用干戈須少主

出遊閉城門集百僚議廢之未決羣小稍憎孝

嗣勸帝誅之召孝嗣等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

藥酒孝嗣飲之卒孝嗣語昭略曰見卿使人思夏侯

太初昭略曰明府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

下官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符子曰桀觀炮烙

樂乎曰樂桀曰觀刑而樂何無測隱乎對曰刑

王云符子是後人書不當引証

補 使氣一作仗氣

七占世說補卷之八



北史十言不允之

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下死爭。乃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

補

齊高宗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報謝侍中。也。瀟

謝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

齋臥。終不問外事。南齊書曰。高宗諱鸞。始安貞王道生子也。受世祖遺詔。為

侍中。尚書令。鬱林王諱昭業。文惠太子長子也。世祖立為太孫。世祖崩。即位。寵幸中書舍人朱

隆之。宦者徐龍駒。鸞乃以計誅龍駒等。王心忌之。鸞慮變。定謀廢立。使蕭詵坦之等率兵入雲

龍門。引出西弄。殺之。而立海陵王昭。劉。已又奉太后令。廢海陵。入篡大位。

補

張士簡嗜酒踈脫。忘懷家務。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斛。還吳。耗失大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

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南史曰。張率字。士簡。吳郡吳人。祖承。宋征北將軍。父瓌。右光祿

大夫。率性寬雅。十二能屬文。歷黃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

補 張黃門出為封溪令。蕭子顯齊書曰。帝寵妃殷淑儀薨。建齋。僚佐禱者多

至一萬。融獨注禱百錢。帝怒。出為封溪令。廣越嶂險。獠賊執張將殺

食之。張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

補 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

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之。無所怪。問直

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叔射殺牛。大是異事。

補 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

北史十言不允之



弘言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北史曰牛弘字

人襁褓時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

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開皇初

授祕書監大業中進位上大將軍

○補則天朝宰相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

西門道滑牛不前馭者罵曰一羣癡宰相不能

和得陰陽而令我匯行如此辛苦時旱澇輒閉

之禮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劉昫唐書曰再思鄭州原武人證聖初鳳閣侍

郎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恭慎畏忌未嘗忤

物或曰公名高位重何為屈折如此再思曰世

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身○是是

補

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着則

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唐書曰裴度字中立河

下侍郎克彰義軍節度使淮蔡平封晉國公

○補司空表聖預為壙故人來者引置內賦詩對酌

人或難之表聖曰我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

耶宋祁唐書曰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累

官中書舍人昭宗召拜兵部侍郎會遷洛陽

柳璨希賊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詔圖入朝

圖陽墮笏意趣野老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居

中條山玉官谷遂隱不出

○補

韓魏公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攜七首至臥內魏

七首世說補卷之八



批點世說不卷之八

公起問是誰曰某來殺諫議韓忠獻家傳曰公諱琦字穉圭相州人天聖五年進士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曰又問

誰遣汝曰張相公夏國方張魏國忠獻王又問

我首去其人曰某不忍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

帶去魏公亦不治此事宋史曰趙元昊反琦適自蜀歸論西師形勢甚

悉即命為陝西安撫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天下稱為韓范

范忠宣謫居永州五朝名臣言行錄曰范純仁字堯夫文正公次子以恩補

補官相以書寄人云此中羊麪無異北方每日閉

門飡餽不知身之在遠猗覺寮襟記曰北人食麪名餽餽楊雄方

言餅謂之餽齊民要術青麪堪作飯及餅

餽甚美磨盡無麩則餽之名已見於漢魏五代

史李茂負傳朕與官人一日食粥一日食

不托不托俗語當以方言為正作餽餽字

○補范忠宣謫永州夫人不如意忠宣行狀曰夫人王氏天章閣待制

質之輒罵章惇宋史曰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女山抵仙遊潭下臨萬仞橫木其上惇平步過之

濡筆書壁神彩不動軾曰君他日必能殺人王

安石秉政悅其才用為三司條例官尋拜參知

政事罷知蔡州哲宗朝起為尚書僕射專以紹

述為國是詆宣仁后追貶司馬光等舟過橘洲

哲宗崩論其罪貶雷州司戶參軍

大風雨船破僅得及听正平持蓋正平字子夷忠宣次子

公自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公顧曰豈亦章惇



所為耶。宋史曰。初呂大防等既竄。領表。曾明堂肆赦。章惇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從。純仁上言。乞將大防等引赦原放。惇意詆為同罪。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永州。純仁坐貶。每戒諸子弟。毋得小有不平。聞諸子然。惇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出。衣盡濕。顧謂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

識鑒

○補 鍾季明為郡功曹時。陳太丘為西門亭長。鍾深獨敬異。太丘少鍾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鍾誰可代君。鍾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太丘曰。鍾君似不察。

人為意。不知何獨識我。

○補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勳季寶。小家子。不敢

見元禮。杜周甫知季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

元禮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

人當作國士。後卒。如元禮言。范曄後漢書曰。杜密字周甫。潁川考

城人。少有厲俗志。為胡廣所辟。桓帝徵拜尚書令。黨事起。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時人亦稱

李杜

○補 許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游。唯不詣陳仲弓。

又陳仲舉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往。或問



北史卷之八

其故子將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

則少通故不造也時人服其裁量范曄後漢書許劭字子

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與

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

品題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衛子許先賢行狀曰衛茲字子許陳留襄邑人

深規略宏遠為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

再加旌命漢室傾蕩曹公到陳留與茲相見同

議起兵茲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由是首

讚洪謀從太祖入滎陽力戰終日失利而歿

弱冠與同郡圈文生同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

俱到市子許買物隨價讐直文生訛呵減價乃

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

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子許以列第

致譽如此看人尚在皮毛

○補王叔優與弟季道小時聞郭林宗有知人之鑒

共往候之請問木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曰卿

二人皆二千石木也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

宜以經術進若違不易務亦不至也後叔優至

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王氏世譜曰王景字

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



○○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魏氏春秋

曰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使崔季瑋代帝自捉刀立牀頭

王云匈奴中乃有此人然適足自禍

既畢令問謀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

雅望非常魏志曰崔琰字季瑋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暢眉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

威然

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

此使此使不凡不可不殺

○○補

夏侯仲權入蜀魏志曰夏侯霸字仲權夏侯淵子素為曹爽所厚爽誅自疑亡

姜伯約問之曰司馬公既得彼政還復有征

伐之志不仲權曰此人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

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為吳蜀之憂蜀志曰

伯約天水冀人少與毋居好鄭氏學諸葛亮碑

為奉義將軍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

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

人不如也傅子曰維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

布衣之業卻正論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

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勝之襲

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

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

者非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

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

○○

何晏鄧颺夏侯玄竝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諸

素節約自一

時之儀表也



王云據此傳蘭  
碩先識擇交故  
當動與福會而  
別傳乃云鍾會  
年少振以明智  
交會交太初不  
猶勝於交叛臣  
乎

人乃因荀彧說合之謂曰夏侯太初一時之  
傑士虚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  
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  
下廉頗也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怒欲辱之相如每稱疾望見引車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吾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顧秦彊趙弱秦以吾二人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鬪勢不俱生吾以公家急而後私讐也頗聞謝罪  
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為而躁博而寡愛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

劉云名言

○○○

劉云兵不當處何在孫吳

曩始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爾遠之猶恐罹禍况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曰是時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交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前有重名皆求交於颺不納也颺友人荀彧有清識遠志然猶勸颺結交云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脩文親自臨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史記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並善兵法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吳既平上將為梃林華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於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



李云此公非清談之傑何處事也

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意。濤為人常簡默。蓋以為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嘗與尚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少傳名。後諸王驕汰。輕構禍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竹林七賢論曰。永寧之後。諸王構禍。狡虜歛起。皆如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推歎濤。曉曉為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

○補裴使君也。問管公明何尚書。一代名士。其實何如。管曰。其才若益益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

王云無容固斥之註語是也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晉陽秋曰。潘陽人。太常尼。從子也。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漢晉春秋曰。初。王夷甫言。東海王越。轉。王敦為揚州。潘滔初為太傅。長史言於太傅。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樹之。江外。肆其豪彊之心。是賊之也。晉陽秋曰。敦為太子。舍人。與滔同僚。故有此言。習孫。二說。便小遷異。春。秋傳曰。楚令尹子。上謂世子。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僕不復相士。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裒之孫。秘書監韶之子。太傅謝安見其少時。嘆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果俊邁。有風氣。好老。

此點世說補卷之八



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屑也唯與殷仲堪善累遷中書郎義興太守女為恭帝皇后

○ ○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

劉云此語別見幾微者也與劉真長說殷浩同李云真率外見

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心事外踈畧常節每去則

遊肆也

○ 郝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竝總髮超觀之

故簡文見其真嬌情為高故真長識其假

良久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

兄即傅亮兄弟也傅氏譜曰瑗字叔玉北地靈州人歷護軍長史安城太守

宋書曰迪字長猷瑗長子也位至五兵尚書贈太常丘淵之文章錄曰亮歷尚書令任元祿大

失元嘉三年以罪伏誅

補 索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

駝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晉書曰索靖字幼安

守靖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汜表張翹索紘索

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稱燉煌五龍靖該博經

史兼通內緯傳玄張華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

結出為西域戊巳校尉長史張勃表靖才藝絕

人宜在臺閣武帝擢為尚書郎與襄陽羅

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

王夷甫父又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

劉云代父致辭

○ 李云羊人合退

步是埃踏實

地人也夷甫狂

者自不相入安

得便再輕重

劉云羊公識至

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濤

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較乃嘆曰生兒不當如玉



高子巨源

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晉陽秋曰夷甫父

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為之語曰二王當朝世人莫敢稱羊公之有德

又云別史云二王當國羊公元德更往

○○○

石勒不知書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

康中流宕山東與平原在平人師歡家庸耳恒聞鼓角鞞鐸之音勒私異之初勒鄉里原上地中生子石日長類鐵騎之象園中生人參葩葉甚盛于時父老相者皆云此胡體貌奇異有不可知勸邑人厚遇之人多哂而不信永嘉初豪傑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八騎詣汲桑為左前督桑

敗其推勒為主攻下州縣都於襄國後僭正號炎謚明皇帝使人讀漢書聞

鄺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

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迺曰賴有此

耳鄧粲晉紀曰勒手不能書目不識字每於軍中令人誦讀聽之皆解其意漢書曰項羽急

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鄺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王令趣刻印張良入諫以為不可輟食吐哺罵鄺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趣令銷印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

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耳何能羈

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

北帖世說新語卷之八



時人皆謂為見機吳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  
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辟義清新大司馬齊王問  
辟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  
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  
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  
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爾翰  
以疾歸府以輒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毀  
過禮自以年宿不營  
當世以疾終於家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

王云言敗可耳何得言死塢壁間傳會多如此

善所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託

○○○

劉云語甚可悲

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竝羅列吾前復何憂周  
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為人志大  
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  
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惟阿奴碌碌當在阿  
母目下耳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  
含欲投王舒舒為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

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迺所以宜往

也含別傳曰含字處弘瑯琊臨沂人累遷徐州刺史與弟敦作逆誅晉陽秋曰應字安期含

劉云英賢獨見為後來通不自靈可傷可戒彬未必不以滅親自詭不知舒復如何

此帖世說補卷之六



子也。敦無子。養為嗣。以為江州當人彊盛時能  
 武衛將軍。用為副貳。伏誅。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觀衰危。必與慙惻。王  
 別傳曰。彬字世儒。琅邪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  
 彬爽氣。出濟類。有雅正之韻。與元帝姨兄弟。佐  
 與顯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  
 慘容。而問之。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  
 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為者。彬曰。伯仁清譽  
 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  
 辭。抗慨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為之解。  
 命。彬曰。拜謝。彬曰。有足疾。比來見天子。尚不能  
 拜。何跪之有。敦曰。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  
 左僕射。贈衛將軍。荆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  
 舍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舍父子于江。王舒傳  
 曰。舒字

處明。琅邪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簡素。  
 有文武幹。中宗用為北中郎將。荆州刺史。尚書  
 僕射。出為會稽太守。以父名會。累表自陳。彬聞  
 討。蘇峻有功。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彬聞  
 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為恨。舍  
 投舒。舒遣軍逆之。舍父子赴水死。昔酈寄  
 賣友。見譏。况販兄弟以求安。舒非人矣。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  
 知人鑒。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  
 今在此。不庾云。卿自來之。褚眎良久。指嘉曰。  
 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  
 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嘉別傳曰。太傅褚裒有  
 器識。亮正旦大會。裒問



亮聞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顧。嘉歷觀久之，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嘉得嘉奇，嘉為哀所得，乃益器之。

補

劉真長標寄清遠。小時，諸人比之袁羊。劉喜，還告其母。母有識鑒，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劉復喜，母又不聽。後真長年德轉升，論者比之荀粲。范汪別傳曰：范汪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昱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吏部尚書。晉書曰：汪少孤，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王澄見而奇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燃薪寫書，讀亦遍。博學多通，善談名理。

劉云真長能識  
殷浩駕馭桓温  
豈可王劉並稱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殊有確然之志。中興書曰：浩棲遲積年，累聘不至。既反，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為憂嘆？劉曰：卿諸人真憂淵源不起邪？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為代。園客，爰之小字也。庾氏譜曰：爰

之字，仲真翼第二子。中興書曰：爰之有父翼，風桓温徙于豫章，年三十六而卒。朝廷慮

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温。劉尹曰：使

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陶侃別傳曰：庾翼薨

表其子爰之代為荊州。何充曰：陶公重勲也。臨終高讓，丞相未薨，敬豫為四品將軍。于今不改。



親則道恩優游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  
徐州刺史桓溫為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宋明帝  
文章志曰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憚之議者欲  
以授桓溫時簡文輔政然劉惔曰溫去必能  
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願大王自鎮上流惔請  
為從軍司馬簡文不許溫後果如惔所筭也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

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

伊必能克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為華陽國志曰李

勢字子仁洛陽臨渭人本巴西宕渠賈人也其

先李特因晉亂據蜀特子雄稱號成都勢祖驥

特弟也驥生壽壽篡位自立勢即壽子也晉安

西將軍伐蜀勢歸降遷之揚州自起至亾大世

三十七年溫別傳曰初朝廷以蜀處險遠而溫

眾寡少縣軍深入甚以憂懼而溫直指成都李

符

○○○

勢面縛語林曰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謂  
曰卿乃爾好利何不焦頭及伐蜀故有此言

郝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

岐又虎視淮陰矣車穎秦書曰符堅字永固武

稱讖文改曰符言已當王應符命也堅初生有

赤光流其室及誕背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

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六歲時嘗戲於路

正見而異焉問曰符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

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

兒有王霸相石氏亂伯父健及父雄西入關健

夢天神使者朱衣冠拜肩頭為龍驤將軍肩頭

堅小字也健即拜為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僭帝

號歿子生立凶暴羣臣殺之而立堅堅立十五  
年遣長樂公丕攻沒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  
眾號百萬水陸俱進次于項城自項城至長安  
連旗千里首尾不絕乃遣告晉曰已為晉君於

王云正史堅姓  
從符即蒲之變  
也此云當應符  
命從竹非是  
又云石虎時正  
姓蒲不得云符  
即



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于時朝議遣玄北

大舉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于時朝議遣玄北

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惟超曰是必濟事吾昔

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

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勲元功既舉時

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中興

于時因賊疆盛朝議求文武良將可鎮靖北方

者謝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中書郎

郝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

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

王恭隨父在會稽恭父蘊王大自都來拜墓恭

暫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

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

之曰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與

恭為王緒所間終成怨隙別見

齊明帝廢立之際明帝紀曰廢帝子業疑畏諸

害上先與阮佃夫李道王思遠南史曰王思遠

兒等密謀殞之後堂

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

羊敬元並棲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

王景素辟主簿深見禮謂從兄晏曰兄荷武帝

遇後至司徒左長史禮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

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决猶可保全門戶

○補

北史王恭傳



不失後名。晏曰：方啜粥未暇，此事及晏拜驃騎。會子弟曰：隆昌之末，阿戎勸我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

阿戎，思遠小字。晏及禍，宋書曰：晏字休默，一字士親，重明帝謀廢立，晏便響應，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晏無防意，居朝事多專決，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客語，好屏人，帝疑晏反，乃密計召晏於華林省誅之。

○補

瑯琊王元長才名甚盛，欲與徐勉相識，每招人召之。徐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裝衣冠，俄而元長及禍，時人服其幾鑒。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瑯琊。

○補

李密別乘一黃牛，被以蒲鞮，將漢書一帙挂於角上，一手捉牛鞮，一手翻漢書。越國公楊素別見遇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既及，問何處書生，耽學如此，密識是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書，答云：項羽傳。越公奇之，與語大悅，謂其子玄感等曰：吾觀李密識度，女等不及。

隋書曰：楊玄感，司徒素之子也，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

補

路巖唐書曰：巖字魯瞻，陽平冠氏人，祖季諫，議大夫，父羣，精經學，志行貞潔，為翰林學士。



批黑世說補卷之八

嚴幼聰敏過人。登大中進士。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年始三十六。佐崔鉉於淮

南為支使。劉昫唐書曰。崔鉉字台碩。義成節度使。元略子也。累官戶部侍郎。會昌末。

以本官平章事。為同鉉知其必貴。嘗曰。路十終須作彼一官。胡三省通鑑注。既而入為監察御

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入翰林日。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後

皆如鉉言。

○補 韓熙載 相山野錄曰。韓熙載字叔言。本青社人。事江南三主。時謂之神仙中人。風彩照

物。每從轡。春城秋苑。人皆隨觀。談笑則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善八分及畫。筆皆冠絕。簡介不屈。

舉朝未嘗拜一人。每獻贊多嘉納。吉凶儀制。不如式者。隨事稽正。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屢欲

深忌。終不進用。在南唐多置女僕。晝夜歌舞。語入云。吾為此行。正欲避入相之命。問何故。遂之

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真主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為千古笑端。南唐書曰。熙載在南唐

加檢束。恣其出入。後主屢欲相之。而惡其如此。乃左授右庶子。分司於外。熙載上表乞留。盡出

羣婢。後主乃喜。以為秘書監。羣婢復集如初。

○補 李待制誠之 宋史曰。李師中。字誠之。楚丘人。父相。辯詰。由是知名。舉進士。知洛川。在仁宗朝。因

縣多善政。歷知兗濟舒瀛等州。

七古十一首 月之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邸吏報包希仁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李  
 曰：包公無能為。今鄞令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  
 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此人。呂氏家塾記曰：包拯  
 字希仁，嘗為京尹。令  
 行禁止，天下皆呼為包待制。又曰：包家故市井  
 小民，及田野之人，見狗私者，皆指笑之。曰：爾一  
 箇包家兒，貪汚者曰：爾一箇司馬家。  
 益當時亦稱司馬君實為司馬家。



世說新語卷之八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八



